33
082.1
Ka452
0(th)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神仙傳卷五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惟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而有童子之色、肌膚光澤、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朮飲水、幷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

5442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腳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勞。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開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眞。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幷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枝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醜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已、此是伏尸都市肉

饗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六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勑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祟、累年不愈、憑

乃勑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勑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

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效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燋口。無氣。帝大驚曰。此非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壻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擲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

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貍叩頭乞活巴勑殺之皆見空中刀下貍頭墮地太守女巳

生一兒復化爲鯉。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
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
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
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
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
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
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
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
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

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
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
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
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
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
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
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問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盡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即爲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勑收慈慈走入羣伞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伞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伞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皆還無怯也俄而有大伞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伞慈也欲收之於是羣伞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

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執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耶一日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荆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

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死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隗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隗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秒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

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
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
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
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
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
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
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
慈在馬前着木履。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
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
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
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
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
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
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其錢日收數萬。
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
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

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卻厚。幸謬見哀憫。猶人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盌。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

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詣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咋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儉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其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惟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

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眞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即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惟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此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

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即發。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尚問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

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君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驟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胷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翕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間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僊。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

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

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

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

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見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簡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

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郤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桐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詣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

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是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

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鈆。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澗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瑯瑯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

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鬬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惟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

身垢汚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後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卧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與貧人。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

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
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
請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目若。久之
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
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
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
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
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
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
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
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
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合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
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
暗塞多辱。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即
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
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

市仙作

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跣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

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不肯仕宦。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有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

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去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

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樊上車將還至門而覺樊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樊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樊去樊涕泣留之不住樊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樊即爲具之至明日中時奉死樊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樊好自愛理樊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

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萬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舍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舍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解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鑒療不効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卽召得一白黿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舉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

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神仙傳卷六終

神仙傳卷七

太元女

太元女、姓顏、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水上。面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

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帷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髮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將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與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

衰老行不及妾妾悲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荅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

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悉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遇之不已妻遂飄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

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卽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畢有敘。修敬無階。頃信來承在彼登山顚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姊姪。時弟姊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長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收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眞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

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鷙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因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嚴清

嚴清。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清語。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清。曰汝得長生。故以相授。當以潔器盛之。置於高處。清授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

服术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之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大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窻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窻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尒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復病也

葛元

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木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元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元游學嘗舟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元曰符亦何所爲乎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符上符下三符合一處元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元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元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元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而使元飲酒精人言語不遜元大怒曰好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舂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元曰赦汝死罪汝

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元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元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徙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群鳥莫敢犯之。元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廻逐元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元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元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元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為。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棗而飛去。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元作可以戲者。元皆患熱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元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再再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尚在。元方與客對食。食畢

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
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飴也元手拍牀蝦蟆
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
元止之即止元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氷雪又能
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
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元爲客致酒無人
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爲
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
人言我數百歲元知其詐後會衆坐元謂所親曰欲
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
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
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
答曰無狀寔年七十三元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
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元相見欲加
榮位元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
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元曰易得
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昔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
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元曰可復

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元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漂沒。元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鉤船。船沒已經宿忽見元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元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元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元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元家。更見元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元死處。已失元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元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

及達會稽卽以報元。元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皆當發。至期元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元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拆也。

神仙傳卷七終

神仙傳卷八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方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令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疆梁自貴不識眞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

當與中黃大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不復爲語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

柔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抑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

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鼈。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開大王更議攻宋。

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秋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

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華。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入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

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獨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繒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敗。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元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

節疎略。至於遊宴言和氣柔辭語畢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元洲山去也。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

書百餘篇。其術以務勉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舞與子弟行。各九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羲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

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勑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元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鬨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燈燭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盃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

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俄書生輩復欲求飽。復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游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九與安世。誡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誡。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覽。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

聞道者即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幸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早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目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

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神仙傳卷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壽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而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

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
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
爲之有驗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
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
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
曰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
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
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
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
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官則甲兵旌旗
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
蓋車而去麾幡翳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
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
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
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
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攦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
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爲候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鈆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爲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爲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爲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隱名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佰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仲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二縣惟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朮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九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卽印封之虎卽絶迹到五里輒還有雀烏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着烏所鳴處至夕烏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草燃火煑雞而不燋、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憊極臥石上、有一虎徃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人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綠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

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象常在弟子駱延雅舍帷下、屏人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忽然爲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塌。汲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綸於塌。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主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

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其

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理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廻復去後弟子見在藍竹山中、顏色轉少、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爆濕。

至於食物不憚糯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飭種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鮓至。母食去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

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鮮母
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
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墻
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僊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
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
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六九歲
人怡然輕舉先生欽容逢迪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
僊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
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
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
一枚可療一人兼卦一櫃晉之有所關之可以扣櫃
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
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
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
有所關乏即扣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
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
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
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

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供
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
若當露見誠恐驚衆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
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
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
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
濱乃見一赤龍於橋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
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
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
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
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
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僊
公之故第也按御覽引此傳云蘇仙公名林字子元
周武王時濮陽曲水人與此微有不同

成僊公

成僊公者譯武丁桂陽臨武鳥里人也後漢時年十
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
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
使京還過長沙郡授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

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僊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單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僊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迭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置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惟不應弭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噀之衆客愕然惟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

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人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福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僊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故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

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洪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遥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侁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故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故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翼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官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

伍伯感昔念惠衙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
脩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敢不信開棺
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
爾雅方言著遊僊詩江賦卜疎客傲洞林云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
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百兒曰今年當大水中
有一人破簑帶劍思目視之見將有亂卒至兒曰何
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
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神仙傳卷九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西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邪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涉正

涉正字元眞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

者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絶房室及服石腦小丹東方事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内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已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内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絶妖怪之門呪咀者其災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已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北極子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眞生矣以鐵冶鐵之謂眞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仙

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强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者煮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眞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僊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雲使升天使作雨數數如

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接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僊去必有僊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然然又當盛夏曝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日中圍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班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軀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郎鄴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

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丸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於京處得丸子先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柏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嶺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

得書掘發棺之中一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問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嘗住壽春吳太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曰王淩當敗壽春當陷兵火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淩聞之以爲妖言惑衆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在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太文父曰勿勿但語君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太文出戸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固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鄉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

餘年也又太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僊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土也

黃敬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呼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眞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摧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

中之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僊去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謂劉淵劉聰也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眞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綈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卜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

王眞

王眞字叔經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

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
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
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眞年已四
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郤元節事眞十
餘年眞以素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後登女凡山
仙去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
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
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卽以器詣長乞祭永飲之皆愈
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
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
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
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
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
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卽

成泉井而可汲引又汲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本處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入大冶山中仙去

董子陽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僊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戴孟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

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
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
待官也以五岳眞形與之幷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
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
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幷令謝其
鄉里故人

陳子皇

陳子皇得餌术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妻姜氏疾病
其壻用餌术法服之病自愈安壽一百七十歲登山

取术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如二十許人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眞訣
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烏獸山採藥又服术百餘年
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
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受齋精氣不極視
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
及五嶽眞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
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刀刺禦皆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
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
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愼
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
其根以埶造化之妙有三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
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
經一卷皆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
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神仙傳卷十終

右葛洪神仙傳十卷按晉書本傳洪字稚川丹陽
句容人家貧力學尤好神仙道導養之法所著書自
號抱朴子以言黃白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
名曰外篇又撰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
今惟抱朴子神仙傳傳世其自序謂古之得仙者
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有七十餘
人今洪所錄僅九十二人而老子彭祖已見向傳
著復在其列以言神仙道家者流必以老彭爲之
大宗也至如淮南王劉安事具史記漢書而洪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CL
NO. 43343

必力辨以爲仙去難乎免於誣罔矣又洪與郭璞同時學道著書故晉書以二人合爲一傳璞之見殺卽果爲兵解無宜入洪書傳而本書第九卷目録中乃有郭璞名而不立傳抑不知孰爲刪之則晉書之以洪爲尸解得仙殆未可信也汝上王謨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